

THE
WINTER
OF
FRANDRE'S

佛二
德心
之冬

〔日〕加贺乙彦◎著
包容◎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THE
WINTER
OF
FRANDRE'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兰德之冬 / (日) 加贺乙彦著; 包容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059-9272-6

I. ①佛… II. ①加…②包…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 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8057 号

佛兰德之冬

作 者:【日】加贺乙彦 包容译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柴文良

责任编辑: 周小丽

责任校对: 田 伟

封面设计: 陈晓晴

责任印制: 周 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1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站: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wangbs@clapnet.cn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9272-6

定 价: 32.80 元

作家加贺乙彦

1929 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精神科医师、教授、巴黎大学医学博士、作家。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日本近代文学馆理事、日本笔会副会长。半个多世纪以来，凭藉坚实的汉文学基础和深厚的西欧文学修养，刻苦勤奋，创作了多部寓意深刻感人至深的长篇小说，为读者最喜爱获奖最多的作家之一。其主要长篇小说：

1968 年《佛兰德之冬》获艺术选新人奖

1973 年《永别的夏天》获谷崎润一郎奖

1979 年《宣告》（中译本《死刑犯》）获日本文学大奖

1985 年《湿原》（中译本《湿原苦恋》）获大佛次郎奖。

1997 年《永远之都》（中译本《炎都》）获日本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井原西鹤奖、日本艺术院奖、入选艺术院会员。

2005 年获文化勋章

2013 年《云之都》获每日出版奖特别奖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72

◇第三章 / 126

◇第四章 / 174

第一章

1

“来吧，孩子们！”

劳威尔·埃尼让一边挥动他那浑圆有力的臂膀，一边用洪亮而又富有弹性的男中音呼喊：

“来吧，来吧！”

劳威尔眯眼望着那些尖叫着从他腋下钻过去的孩子，十分开心。但是，少一个孩子。

“苏珊，弗朗索瓦在哪儿？”

苏珊将手指竖在唇边，示意丈夫不要高声。

“他在楼上睡呢，不大舒服，感冒啦。”

劳威尔忽地皱起眉头。那是每当他的计划受挫，就必然做出的习惯表情，也是他即将兴奋得面红耳赤、口沫横溅，大“爆炸”的前兆。

“可是，晚餐时那孩子还很正常啊。”

“他不是打不起精神，脸色苍白，吃剩下半个布丁么？”

劳威尔按捺着没“爆炸”。是啊，他只吃了半个布丁。不舒服就说呀，不作声谁知道啊，简直像女孩子。不，最小的女儿姬姬也很倔强，他还不如女孩子。

“那，热度多少？”

“三十八度，有点儿头痛、咳嗽。”

劳威尔忽然担心起来，止痛药和止咳药的处方在他头脑里一闪。糟糕，那孩子不能服阿司匹林。当然，妻子应该早就知道，因为她也是医师。不过，还是我亲自给他诊治为好。

“不要紧，不用管他也会好的。”

夫人劝慰慌张的丈夫。

“爸爸，”次子贝尔纳从书房露出小脸儿来，“爸爸，叫你来就快来呀！”

紧接着卡特琳娜和克里斯蒂娜也走出来，三个孩子叽叽喳喳地叫爸爸。

“等一等！”劳威尔大吼一声，孩子们也不示弱。

“爸爸说马上就来的呀，”

“是呀，我们可忙啦，正在装饰圣诞，”

“是呀，是呀。”

“住口！”

“他爸爸……”苏珊小声提醒丈夫。

“唉，真烦人，我怎么能同时做两件事啊。”

苏珊看见丈夫额上已经有点儿出汗，微微一笑。

“唉，说什么来着？啊，弗朗索瓦，这孩子不能下楼来一下么？”

“不能，他病啦。”

劳威尔夸张地耸耸肩。

“不像话，这是一年一度的家庭会议呀。”

“那孩子不参加商量圣诞节又有什么呀，他爸爸。”

苏珊温柔地挽着丈夫粗大的胳膊，劳威尔在妻子的搀扶下一跛一颠地走着。自从几年以前患关节炎，他的右腿就不灵活了。那时正赶上医长资格考试，他没听主治医的忠告而坚持参加考试，落了这毛病。

这时，响起孩子们清脆的歌声：

埃尼让的国王是雷鸣，

震碎玻璃，

呼隆隆！

“贝尔纳在唱呀！”

劳威尔向妻子调皮地一笑，

“是贝尔纳！”

苏珊也开心地点头。

他从哪儿学来的呀，像马克维奇（1912—1983，前苏联作曲及指挥家）那样扭着腰，优雅地挥动着用铅笔代替的指挥棒。你看，让大鼓和管乐尽情发挥，然后弱下来……

埃尼让的女王像朵云，

洒下雨水，

辽阔的原野

一片绿茵！

贝尔纳在沙发上、安妮和卡特琳娜坐在桌子上唱。克里斯蒂娜乐得前仰后合。埃尼让夫妇在书房门口站住。然后是精彩的一段。

贝尔纳王子是条河，
他让麦子成熟
汇成海洋。

贝尔纳作词作曲的这支歌，唱出家里的每一个人，平时大家会听他全唱完，可是今天太忙了。

“唱到这里为止吧，贝尔纳。大家集合，姬姬，安静！”

大家围着埃尼让，成一个圆圈儿；长女安妮 12 岁、次子贝尔纳 9 岁、二女儿卡特琳娜（卡婕）7 岁、小女儿克里斯蒂娜（姬姬）5 岁、睡在楼上的长子弗朗索瓦 10 岁。卡婕和姬姬急忙抢占了苏珊两旁的位置。

“好啦，安静！”

劳威尔用手帕擦擦光秃秃的额头上的汗。

“那就开一个家庭会议，议题是筹备圣诞节。吃什么美食、邀请哪几位朋友。”

“哇！”

贝尔纳狂叫，安妮和卡婕撅嘴嘘他。姬姬已经高兴地爬上母亲的膝头。

“首先，请妈妈提菜谱吧。”

劳威尔说。

“哇！”

“贝尔纳，安静些！”

劳威尔吓止他。

“嗯，生牡蛎、猪手、香菇、野雁、色拉、冰淇淋。不过，做菜要按客人的人数来定，所以，请先决定请哪些客人吧。”

倒也是，那就改变议题吧。

贝蒂讷（Bethune，阿拉斯北的小镇）的法官焦耳叔父夫妇是历年必请的常客，理应优先、桑弗南（本村的村名）小学校校长乔姆同时也是贝尔纳的钢琴教师，所以要邀请、还有里尔钢厂的技师（劳威尔的弟弟）皮埃尔夫妇。

“也要请让吕克。”姬姬插嘴。让吕克是皮埃尔的长子，和姬姬、卡婕最要好，当然要邀请啦。

“现在一共有几位啦？”

“六位，啊，不行。加上家人就十三个人啦。”

“糟糕。那就再请一位吧。”

“如果邀请布诺瓦的话，他是你们医院的内勤医（法国的医生分为外勤医、内勤医和医长。外勤医住在院外，三年后晋升为内勤医，住在院内；再过三年，经过严格考试可晋升医长）……势必也得邀请他的未婚妻马德莫娃·拉甘啦。”

劳威尔猛地收回下颔，脖子下堆起赘肉。

“请布诺瓦？我不同意。我打心眼儿里讨厌他。对女人粘粘糊糊，是个阴险狡诈，溜须拍马的坏家伙。”

“孩子他爸……”

苏珊递眼色，这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啊。

“你看行么？……小林，给德罗马尔做内勤医的那位日本人。”

“这倒是好主意……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带一个累赘，那累赘不好。”

故意说出孩子们听不懂的话以后，苏珊皱起眉头。你知道吧，小林和女护士尼可儿·丢皮佩相好，在贝蒂讷同居，全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省立桑弗南精神病院医长家里怎么可以请女护士呀。劳威尔立刻表示理解。

“那，请谁呀？”

贝尔纳探过身子，连珠炮似的说：“我坚决要求邀请克……克尔顿，让他来吧。”

埃尼让夫妇猛然一惊，面面相觑。

米歇尔·克尔顿是医院的内勤医生，是今年春天突然从阿尔及利亚复员回来的，听说他的服役期并未满，因为负重伤，在阿尔及尔医院治疗期间退役的。此人瘦弱不堪，皮肤呈褐色，是个脏哩吧唧的病鬼。虽然是个病身，却又酗酒、斗殴、和女人有关的绯闻不绝于耳。并且，他还是个无神论者，不上教堂。

入伍以前，他和一位名叫嘉米尤·达莱的患者家访员姘居，听说最近分居了。反正是个声名狼藉的人。

“贝尔纳，这是严肃的家庭会议，你为什么提那个克尔顿？”

劳威尔厌恶地脱口而出。

“贝尔纳，你为什么要邀请克尔顿？”

苏珊和蔼地问。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我和他约定，圣诞节来我家啦。”

“最好的朋友？唉！”

劳威尔气得跺脚。

贝尔纳鼓起带点儿雀斑的调皮的小脸儿。

“爸爸，他是好人。而且，他孤身一人，和嘉米尤分手啦。”

卡婕和姬姬也赞同贝尔纳的倡议，高声叫道：

“请克尔顿好，请他来吧。”

“啊……”

劳威尔陷入受孩子们捉弄的窘境，完全沮丧了。

“啊，这像什么话，这像什么话？”

就在大家乱成一团之际，苏珊平静地问安妮：

“你怎样想？”

混乱意外地停止了。是啊，安妮在这儿，把她给完全忘掉啦。既然是安妮，她一定会说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意见。安妮在任何时候都很平静，已经不是孩子。今年春天，他身穿拜领圣体的白衣，和别的女孩一同站在亚眠（Amiens，法国西北部，索姆省省会）大圣堂里时，给人的印象就是完全成熟的女性了。大概谁也没想到安妮的胸部会那样丰腴吧。

在众目睽睽之下，安妮有点不好意思地眨眨眼。但是，她的声音沉稳，语义清晰。

“我是这样想的，不论请谁，都应该是被邀请的人高兴，邀请的人欢迎的人。”

“克尔顿会非常高兴的，他孤单啊。”

贝尔纳故作老成地说。

“那么，安妮，克尔顿怎样？”苏珊问。

“可以请他吧，他很风趣，他有很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邮票，能说会道，是个好人。可是，爸爸讨厌克尔顿吧。”

“不能那样说，这是会议呀。我服从大家的意见。”劳威尔苦笑。安妮这孩子完全是大人的腔调啦，一点都不像我，和苏珊一模一样，苏珊的遗传啊。

“请克尔顿、请克尔顿！”

孩子们齐声喊叫，劳威尔双手捂住耳朵。

“好啦，明白啦，决定请他。苏珊，可以么？”

“只要你同意就行。”

苏珊闭上眼睛。

当他们开始下一个议题，热烈地讨论菜谱时，门铃响了。

贝尔纳最先听见，嘘一声，让大家安静。这般时刻来的是谁呀？

在劳威尔的命令下跑到门厅去的贝尔纳气喘吁吁地回来了。

“是布诺瓦。布诺瓦有话一定要和爸爸说，好像很紧急呢。”

“请他进来吧。”

“到这儿？”

“是呀，我们又没有秘密。”

“可是……”

“怎么啦？”

“有点儿不对呢。他小声地，让我把爸爸悄悄叫出来。”

“呸！”劳威尔皱着眉头，咂一下嘴。“你说他这人，有事打电话就得啦，这么

晚有什么私事好谈，还要叫我出去，太没道理啦。”

“孩子他爸，去吧，布诺瓦毕竟是你的下属啊。”

劳威尔抑制住内心里一触即发的‘爆炸’，抚着腆出来的圆肚子，拿起拐杖。

大个子、仪表堂堂的布诺瓦在白衣外面罩着医师专用的蓝外套，在街灯的光环里冷冷凄凄地站着。他不安地晃动肩膀，好像遇到什么难题，不等劳威尔停下脚步，就急不可待地唠叨起来。

“出了大麻烦啦，神父病倒啦。脑溢血。我诊察过，确实是脑溢血。可是，院长不相信。对内勤医不信任，让我去叫医长、或者主任医长。也就是让我去叫德罗马尔。没想到，德罗马尔不肯来。”

“啧啧啧，你的话简直听不懂，神父是哪位神父？你说德罗马尔不肯来是怎么回事？说得有条理些。”

“对不起。”布诺瓦低下头，鼻翼上冒出汗珠。

“今晚是我值班，八点多钟打来电话，是总护士长薇兰蒂娜嬷嬷打来的，她说医院的神父猝然病倒。跑去一看，埃斯纳神父躺在床上鼾声大作，检查他的瞳孔，左眼已经扩散，呼吸微弱，昏迷不醒。”

“那么，你认为是……”

劳威尔对忽然有逻辑性地解释起来的布诺瓦的腔调急不可耐了。“快说结论吧，你的诊断是什么？”

“左脑出血。”

布诺瓦为了要检验这一重大的判断所引起的效果，向前微微躬腰，俯视着比他身量矮的医长先生。

“哼。后来……”

劳威尔并不迎合他。

“这时，弗杰伦院长来啦。本来我正在诊察，他就下令叫我去找德罗马尔医长。根本没瞧起我。”

布诺瓦又撇嘴又耸肩，这位牢骚客习惯这种动作。

“按医院里规定，神父的病是要由主任医长来看的。”

劳威尔大声地警告他。

“是么？”

布诺瓦脸上霎时间掠过不快。但是，立刻又振作起来，装腔作势地、仿佛要掏出最贴心的私房话似的说：

“后来事情可就闹大啦。您也知道德罗马尔的公舍里没有电话，因为怕扰乱夜里的宁静所以十年不装电话。因此，薇兰蒂娜跑到那里，很快又回来啦。她说在门口一个劲儿按铃也没有回应。德罗马尔在家里是肯定的，有三位女护士看见他走进去，而没有一个人看见他走出来。于是我也前去，看见楼上的电灯亮着，有人走动的身影映在窗帘上，他在里边呀。我在外边小声叫，没人答应。”

“小声?”

“是的，因为他最讨厌大喊大叫啦。”

“那么，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只请求您做一件我和薇兰蒂娜都做不到的事。那就是，到德罗马尔家门口，大声喊他。”

“啧啧啧……”

埃尼让医长觉得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似的点点头。偌大的医院里，敢大声喊德罗马尔的，除了埃尼让医长就没别人啦。

“您能去一趟么?”

布诺瓦松一口气，兴冲冲地向医长送个谦卑的微笑。

“替你去一趟吧，简直是蠢事。莫名其妙的主任医长啊，如果他负责的病栋夜里出现急诊怎样和他联络啊。你最近一直在他那里，应该知道吧，急诊怎么办?”

“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不过，那也是无奈呀。”

“唉，把我弄糊涂啦。那也算是医生？可是，你给患者的处置没有疏漏吧。”

“我已经指示给患者头部和心脏放置冰袋啦。”

“脑出血时，那是最好的处置。很好。”

“我已把患者托给小林，他是一位很好的医生，可以放心。”

劳威尔向屋外走出两三步，寒冷的夜风刮得他打冷战。

“苏珊，拿大衣来!”

在医院的南墙外边，排列着医长宿舍，从东头起是马倩贞夫人、埃尼让，正门旁是弗杰伦院长公馆。越过大门，西边是会计主任贝卡尔家，再往西是通常被称为‘小栋’的空屋。小栋曾经是前任医长的宿舍，现在已经爬满茂密的常春藤，变成窗墙难辨的废屋。据说自从战争中纳粹党卫队在那里屠杀犹太人以后，就没人住了。从那里向前走三十来米的石子小路，尽头上就是埋在黑暗之中的、悄然静寂的德罗马尔的宿舍。后边是佛兰德地区特有的葱茏茂密的乔木林。那地方偏僻而又极为不便。马倩贞和埃尼让的宿舍离病房近，有车库，德罗马尔那里没有车库，没有电话，周围漆黑，如果没有布诺瓦的手电筒，恐怕连路都找不着。

果然，楼上的窗帘上透着微微的亮光。按门铃，大概电源断了，没有反应。敲门，整个房屋像废墟一样没有反应。

埃尼让横下一条心，扯起天生的大嗓门儿，朝楼上的窗户喊。

“德罗马尔！我是埃尼让，有急事，神父，埃斯纳神父病啦！”

没有回答。埃尼让发怒，猛烈的‘爆炸’从胸口向头部涌起。在一次又一次的喊叫之后，终于忘乎所以地狂吼了。

总算是有了反应，窗帘动了、灯光摇晃了、有脚步声了。他俩等待着，时间漫长而又窒息。黑风把高高的树梢刮得哗啦哗啦响。

布诺瓦觉得不说几句就失礼似的向自己的医长说：

“听说省长要来啦。”

“.....”

“小道消息说，明年年初省长要来视察，贝克尔正在大肆修葺整个医院，就是为了这个。这是真的么？”

埃尼让耸耸肩，

何必去关心那些传言呀，神父犯病倒下了，这样的情形下考虑其他的事，不合时宜，也不谨慎。布诺瓦惭愧不语，内心并不平静。呸！凭你是医长就摆架子，明年我通过医长资格考试，就和这家伙平等啦。再忍耐些时日，你等着瞧吧！

门厅的窗帘好像撕开一条缝，有人往外窥探。门前车道上的电灯亮了，门小心翼翼地开了。

“有什么事，埃尼让。”

埃尼让简单扼要地讲了情况。

“喂，请进来吧。门缝的风吹着不舒服。”

德罗马尔把门仔细地关严。

不论是埃尼让还是布诺瓦，都是头一次进这个家。所以，带着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奇地环视着。从进门处到里面楼梯的两边的墙上，都挂着从棚顶垂到地面的厚厚的紫色幔帐，地毯也是紫色的。天棚涂成红色，走廊像血染的洞窟。

德罗马尔穿着红色的丝绸睡袍，瘦骨嶙峋，个子比布诺瓦略低，比埃尼让高许多。令人吃惊的是德罗马尔戴着外科的白帽，如同法国年纪大的医师在医院里一定要戴外科帽那样，德罗马尔的这种习惯也是有名的。但是，在自己家里也戴外科帽，就不知是出于什么爱好啦。

德罗马尔面带笑容，显然那是对着埃尼让，这和他对内勤医或者女护士剃刀般的冷峻的态度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了。

“抱歉，我晚上睡得早，而且根本不会想到你亲自来。”

德罗马尔恭敬地向埃尼让问候、握手，把他送出去以后，正如布诺瓦所担心的那样，德罗马尔立刻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德罗马尔从睡袍衣袋里掏出金边眼镜戴上，像看书上的小字似的凑近布诺瓦的脸。

“神父的情况怎样？你怎样诊断、怎样处置的？”

布诺瓦和从前在德罗马尔手下做内勤医时一样，语无伦次地报告了他的诊治。德罗马尔神经质地直摇头。

“是脑出血么，仅凭这点根据是不够的。怎样鉴别他是脑血栓？虽然在医学上这是很粗浅的常识，但很重要。是脑血管破裂引起内出血，还是因为血管阻塞造成脑血栓，两者的治疗是完全不同的。”

“.....”

“譬如说，你做了普雷沃特氏（George Prevot）症候（双眼斜视同一方向浑身瘫痪）测试么？”

“普雷沃特氏？”

“是的，双目斜视，指的就是脑出血那一侧的眼球的转动。”

“啊，这……”

“没测吧。你把脸部神经麻痹的检查也漏掉了吧。仅凭左右瞳孔的差断定为左脑出血的呀。”

德罗马尔这样毫不留情地说着，额上堆起不高兴的皱纹，忽然缄口不语了。布诺瓦沮丧地垂下头，高大的个子令他更尴尬。

他在埃尼让面前心理上多少还有一点宽松，敢萌生反抗的念头。在德罗马尔面前，他的一切都被德罗马尔看穿，被彻底击垮，无地自容。他原是德罗马尔的内勤医，今年，德罗马尔仍在担任评审医长委员的任期之内，可是，当他听到埃尼让被选为明年的评审员的消息以后，就离开的罗马尔去给埃尼让做内勤医了。他表面上的借口是去学埃尼让最近开创的抗酒剂皮内移植手术，德罗马尔是有看穿布诺瓦钻营取巧耍小聪明的能力的。所以，布诺瓦在德罗马尔面前就更胆怯。更糟糕的是，透露埃尼让当评审委员消息的是离桑弗南不远的诺尔省立阿尔曼彻精神病医院的新医长斐里昂，斐里昂直到今春还是埃尼让的内勤医，而且和布诺瓦青梅竹马，所以轻易地把只有医长才能知道的机密情报透露给布诺瓦。不料，半个月以前，斐里昂更正了他的消息。由于认为埃尼让过于年轻的呼声太多，只好让德罗马尔明年连任评审委员。算计落空了的布诺瓦意气消沉，德罗马尔伟大的形象又傲然出现在他面前了。

换上白衣的德罗马尔歪戴着浆洗过的外科帽，把蓝大衣——那也是比布诺瓦的大衣高贵的高档货——不伸袖子像斗篷似的披着，让布诺瓦跟在身后走出门去。

一进医院大门，就是一座用粉红色石灰岩建成的雄伟的哥特式教堂。神父公寓在教堂后边的图书馆前，那里面对着高大的七叶树林阴道，是个夜间人迹罕至的地方。但是，今晚，护士嬷嬷们来去匆忙，神父公寓的所有的窗户都灯火通明，弥漫着异乎寻常的气氛。

那一切都是德高望重的埃斯纳神父生病造成的，听说他已年逾九旬，而真实的年龄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了。早在六十多年以前，也就是遥远的上个世纪，那时这医院附属里尔圣母协会，不包括今天这些世俗的女护士，纯粹是由护士嬷嬷管理的神圣的时代，埃斯纳就是本院的神父。最近虽然年事已高，讲经啰哩啰嗦，不知所云，但他仍然满目慈祥，在神父跟前，总护士长薇兰蒂娜嬷嬷等人就像初生的婴儿。

走廊里挤满了穿黑衣的护士嬷嬷，所有的人都满脸严肃，有人划十字，别人就跟着模仿。他俩向大家示意让路，还是不得不推开嬷嬷们的肩头和后背才能前进。

在如此狭小的房间里挤满这么多人，简直难以忍受。一群护士嬷嬷靠墙站着，

在弗杰伦院长和总护士长薇兰蒂娜的身后露出神父的床。小林在给病人按脉，暖气过热加上人员拥挤，闷得窒息。

德罗马尔的出场是富于戏剧性的，苦等已久的人们一下子后退，他快步朝床奔去，披在肩上的蓝大衣像降落伞似的摆动。由于来势凶猛，布诺瓦的脸被德罗马尔的大衣衣边狠狠地刮了一下。

首先是看病人。

“情况如何？”德罗马尔问小林。

“危险，脉搏急、不规律、完全陷入昏迷状态。”

“好吧。”德罗马尔有力地说。然后刷地转过脸去：“啊，各位，这样是不能诊察的，除了医生和薇兰蒂娜嬷嬷以外，都请出去吧。”

护士嬷嬷们——在屋里的都是病栋主任一级的嬷嬷——磨磨蹭蹭地退了出去。

“我也出去么？”

弗杰伦院长问。

“当然，除了医生和薇兰蒂娜嬷嬷，都出去。”

德罗马尔气势汹汹，对院长也不例外。院长恋恋不舍地走到门口，在那里和迎头碰上的会计主任贝卡尔一同进了邻室。

就在现场如此混乱之中，布诺瓦趁机和小林耳语。

“冰袋哪去啦？”

“摘下去啦。”

“为什么？”

“因为血压低，心脏衰弱啊。在这种情况下，冰袋是禁用的。我看不是脑出血而是脑血栓。你瞧，神父脸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啊。”

布诺瓦从小林手中夺过体温计，死盯着地看着。脑血栓啦。果然和德罗马尔说的一致，我误诊啦。本应该升高血压、疏通脑部血流，我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处置……

“那么，小林医师的诊断是？”德罗马尔走过来问道。

布诺瓦急着插嘴：“我仔细想过，好像是脑血栓呢。”

“你先等等！”德罗马尔冷冷地对他。“你的意见刚才我听过啦。现在我在问小林医师。”

小林露出日本人特有的、法国人称之为‘神秘的微笑’——其实在这种严肃的场合露出笑脸是不合时宜的——，不慌不忙地、而且用没有讹音的标准的法语述说了他的意见。

“我看正如布诺瓦所说，可能是脑血栓。不像是突发的。刚才听薇兰蒂娜嬷嬷说，神父先生这几年痴呆，有时忘记圣经的语句，有时讲经途中就酣睡。”

薇兰蒂娜故意弄响制服上的宽宽的衣领，提醒小林。那是私下里说的话呀，不该对医长说的。但是这位正直善良的外国人并没理会薇兰蒂娜的优雅的暗示。

德罗马尔满意地深深点头，现在轮到他亲自诊察了。薇兰蒂娜适时地递过装着诊察器具的银盘。

布诺瓦向小林眨一只眼，那里包含着感叹、感谢和嫉妒。这位在巴黎圣安娜医院学习两年，今年四月仰慕享誉国际的精神病理学家德罗马尔的盛名来到桑弗南就任内勤医生的小林，是个无比用功的人，书呆子，你看他星期天也竟日埋头书案，却又和女护士尼可儿恋爱，而且居然敢在贝蒂讷（桑弗南 13 公里以南的 5 万人口的小镇）同居生活。我要有这个黄皮肤的小个子的头脑和精力，什么资格评审之类早就通过啦。

弗杰伦摘下眼镜，眯着眼凝视对方，一边在自己的脸上表露出威严和亲密，一边晃动他引以为豪的满头白发。

“那么，A 三病栋走廊的油漆怎样了？那里太不像话啦，连难看的砖头都露出来，应该厚厚地涂漆。”

“那里，我打算过了年就尽快开工。”

贝卡尔向院长眨眼，好像一切都心中有数万无一失似的抬起红红的酒糟脸。他也是白头发，因为白头发和红脸庞而得到‘狒狒’的绰号。

“现在，我把全院的油漆匠都调去改装屠宰场了，今年要忙一年啦。”

“是啊，先坐下吧。你，抽雪茄么？”

弗杰伦舒舒服服地陷进沙发，贝卡尔依然谦卑地站着，毕恭毕敬地接过递给他的雪茄，用打火机给院长和自己点火。

“这烟很好。”

“哪里，这是上个星期天去比利时顺便走私回来的呀。”

“是啊。”

贝卡尔心神不定，回头看着从半开的门缝露出来的嬷嬷的身影，急忙去关门。屋里就剩他俩了。

“其实我有件事想和您秘密商量。就是屠宰场改建的事。”

“你说说，有什么问题？”

“在这种场合，尤其是今晚在这样的混乱之中，我是不愿跟您说的。但是，如您所知，屠宰场的改建原本是由埃斯纳神父提出才开工的。也就是说，因为不忍再听牛被杀的悲鸣，所以才要修厚厚的混凝土墙围起来的。我本人从一开始就担心这是本院的预算难以承受的大工程，所以提了反对意见。实际开工以后，人工费用比立项当时意外地增多，如果可能的话，现在中止……因为还在挖水沟阶段，想停就能停。”

“可是……”

贝卡尔打断院长的话，忽然挨近院长，露出同谋犯的奸笑。

“假如埃斯纳神父死了，工程也就没意义啦。可否根据神父的情况，把工程暂

停一下？”

“那样做合适么？”

弗杰伦的眼神像对他的申辩表示理解，陷入沉思。

“但是，主张屠宰场砌墙的可不光是神父啊，埃尼让也是这样主张的。他说他的病栋离屠宰场近，务必设法解决。他这人难对付啊，一言既出决不退让。”

“不过，我已经给这位先生好处了。”贝卡尔迫不及待地絮叨起来。“您知道么，自从四年前他到任以来，院里耗资的工程差不多都是给他那边干的。要实施音乐疗法就在B1病房的每个病室都装上音箱、要设置患者的作业场就把B3病房的墙打通、为了稳定患者的心情就把所有的病室的墙涂成蓝奶油色（哪里有这种涂料啊）、为了输送患者作业疗法的制品还需要一辆卡车和车库。以我们的预算，充其量只能维持修复旧建筑，对什么新工程实在无能为力，这就是现状啊……”

“可是，你说的这些工程，不是全都承担下来了么？”

“那倒也是。不过，我已经把它压缩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啦。”贝卡尔狡黠地一笑。

“那么，这次屠宰场的事……”

“那可做不到，有个平衡问题。因为三位医长里，马倩贞和德罗马尔几乎就没有要求，只偏向埃尼让一个人，即便否决了屠宰场的项目，也是给了他好处。”

“埃尼让还年轻，并无恶意，他在千方百计为患者引进新疗法啊。是个热情的人，对他宽容些好。而且，你的话说得过早啦，如果埃斯纳神父康复了你怎么办。贝卡尔！”

虽然贝卡尔不大高兴，也只得诚惶诚恐地低下头。

两人侧耳静听邻室的动静，只听到走廊里的嬷嬷们的喧嚣。贝卡尔从钥匙孔窥视。

“好像诊察还没结束呢。”

两人闲着无聊，抽雪茄。贝卡尔在远离院长坐的沙发的地方，袅袅踱步，把烟灰小心翼翼地磕在院长面前的烟灰碟里。

过了一会儿，贝卡尔忽然格外客气但又有些嬉皮笑脸地对院长说：

“听说院长和省长大人是同窗，真的？”

“是的，他也在蒙彼利埃大学学法律，所以他是比我早五期的学长。”

“私人关系亲密么？”

“不算亲密，不过有些来往。”

“那就最好啦，毕竟……”

弗杰伦非常了解贝卡尔想说什么，明年一过年省长就要来视察，虽然作为省立医院这是很自然的事，但也是为难的事。如果院方的接纳和款待有闪失，身为院长的自己就难辞其咎。能使省长满意，就是院长的功劳。在那种情况之下，如果和省长熟识，也许一切都能顺利。已经从一个半月以前就开始准备啦，命令贝卡尔改装显